

1949-10-25
中国
半边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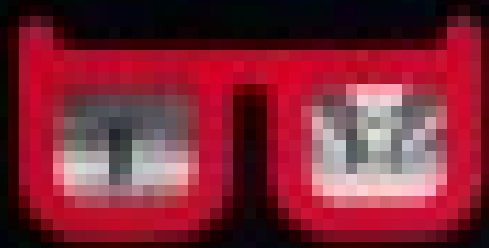
半边渡当代中篇小说丛书



两个戴墨镜的男人

鬼子 著

漓江出版社



两个红眼怪的男人

文/王德

图/王德

图/王德

图/王德

图/王德

图/王德

图/王德

图/王德

图/王德

图/王德



半边渡当代中篇小说丛书

两个戴墨镜的男人

鬼子 著

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两个戴墨镜的男人 / 鬼子著. — 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8.1 (2018.3 重印)

[半边渡当代中篇小说丛书 · 第二辑]

ISBN 978-7-5407-8255-9

I. ①两… II. ①鬼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20800 号

LIANG GE DAI MOJING DE NANREN

两个戴墨镜的男人

鬼子 著

责任编辑: 张 谦

助理编辑: 刘红果

书籍设计: 石绍康

责任印制: 杨 东

出版人: 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
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[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大营工业区 邮政编码: 101117]

开本: 960 mm × 690 mm 1/16

印张: 19.75 字数: 251 千字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定价: 4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[电话: 010-80584262]



《半边渡当代中篇小说丛书》出版说明

半边渡，原本是一种由独特的地貌形态所导致的交通方式，意指岸边道路出现山岩等巨型障碍，为了克服障碍所进行的单边摆渡。用来做丛书名，表示只在此岸，现场写作；彼岸风景，尽入眼中。选收的是当下既具实力，又有活力的知名作家，他们一直进行着克服障碍、自我超越的写作，刷新着个人纪录，不断求索、攀升。中篇小说介于短篇与长篇之间，是由短篇进发到长篇的中转过渡，出版中篇小说集，既管窥风貌反映当下，又把握脉动瞄准未来，期待作家们拿出更多优秀长篇回馈读者。

漓江出版社中外文学编辑部

目录

001 学生作文

031 苏通之死

082 两个戴墨镜的男人

118 上午打瞌睡的女孩

172 被雨淋湿的河

221 瓦城上空的麦田

307 后记

学生作文

听刘水的父亲说，那一夜他是整整十二点钟的时候迈出家门的。

那个时候我和小米正倒身在床上，准备在那通俗得异常柔和的灯光下，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肉体爱恋。那是一盏粉红色的床头灯，在那样的灯光下进行那样的好事，宛如在药水中浴疗，在人的记忆里显得十分的浪漫而且回味无穷。那是我有生以来最疯狂的一个晚上，也是我和小米爱情史上的头一次，所以，那个时间被我记忆得异常地清楚。从相爱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向往并且紧密地关注着把握时机，但没想到竟在那个夜晚。时机的突然而来，时常叫人始料未及。本来，我已经送她出门，当时的时间离十二点钟还有十来分钟。没有什么特别的缘故，我总是这个时候送她回屋的。与她共住一屋的还有两位未婚女教师。那是一个三房一厅的居室，虽然各自一个房间，但回屋太晚了，别人总会听出感觉来的，自然，也是还没有爱到别人怎么说都毫不在乎的地步。我时常能够做的只是亲一亲抱一抱，最后把她鸟似的放归巢里。然而那夜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。下到三楼的时候，小米突然拉住了我。她说我们校长在下边。我耸耳一听，果然有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在二楼的楼道上炊烟似的飘扬而上。我

说你怕她？小米没有回答。她说等等。可等了三五分钟，她们校长的声音还依旧地没完没了。小米好像失去了耐心，她说算了，回你的屋里去吧。我说好的，两人就又回到了屋里。进了门，她突然靠着门背不动。我以为她那是在讨厌她们的校长。我说你干吗怕她呢？小米没有回话。我说你是不是怕她知道你和我相好？小米还是没有回话。我只好把她安慰在怀里。这时，她将嘴巴凑近我的耳朵，亲亲地说，我就在这睡了算了，好吗？我说好呀怎么不好呢？谁都可以想象，我们当时的模样是如何的兴奋，脸上的内容全都乱七八糟的。小米说你要保证天亮前送我回去。我说当然可以。她说那我们就睡吧。我说了一声好的，两人便忙起了宽衣解带，脱得光丢丢的，偏偏我却忘了脱下手表，就在我把她搂倒的时候，我的手表把她的脊背硬硬地烫了一下。

她猛地昂起了身来，她说把手表也脱了吧。

当时的时间正好十二点整。

刘水的父亲是走在前往火车站的路上。

路不是太长，用正常的步伐，一般需要十分钟的时间。火车是十二点四十分到站，十二点五十二分开走，停站十二分。刘水的父亲跟亿万的中国民众一样，习惯于忧心忡忡地提前半小时到火车站等候，最后赛马般顺着地道往月台狂奔。可是那一天的火车跟往常一样，如同远方农村的某一头老牛，不知在哪个地段出了什么差错，没有按时到站，询问处的黑板上潦草地写着一行歪字，说是晚点两个半小时。刘水的父亲没有在那行歪字上多费心思，早就习惯了，好像早就知道火车是一定会晚点的，只是不敢晚点出门罢了。拥挤不堪的候车室里全都是人，全都是任意飞扬的声音。他东张西望了一遍之后，挤进了一张只剩了半个身子的长椅上，最后站起来用眼光四下找寻同行的几个伙伴。他们也都没有坐在一张椅子上，相互招招手，点点头，仍然各就各位地坐着。好在晚点的

那一个时间还是十分准确的。火车于三点十分准时进站。车站三点钟开门放马。手上的车票虽然都有号有位，但所有的人都骏马一般疯狂地奔腾。刘水的父亲当然也由不得自己。上了车，风风火火地找到了自己的铺位，然后又打抢着往行李架上塞进自己的东西。这时，早已是满头的大汗。刘水的父亲，他们坐的是卧铺。过道上的人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都无可奈何地摇着头，抹着汗水的同时，嘴里都在胡乱地说着话，好像都是在骂谁，以表示各自对这种现状的不满与无奈。

火车停站十二分，随着猛烈的一下动荡，终于开走了。

这时的时间，已是凌晨三点二十二分。

在那个时间的前边，我和小米也一直没有闭过眼睛，因为性经验的缺乏与好奇，以及从来没有过的痛快与满足，我俩就像两块轻飘飘的木板，一直漂浮在那种高高的浪尖上。交合、情谈、拥抱，如此疯狂地反复着，直到两人都累得有些疲惫如泥，才不得不歇将下来。这时，小米问了一声多少时间。我说不知道。她说看一看。我说别看了好好地躺一下吧。同时我伸手把灯关掉。我把小米温情地拥在怀里，我想让她好好地睡一觉，我自己也想抱着她好好地歇一歇，没想却怎么也闭不上眼睛。过了大约二十分钟，小米突然发出了温柔的一问，她说你睡了吗？我说你睡吧，天亮前我叫醒你就是了。她说我睡不着你呢？我说我也是。她就鸟似的翻了个身。她说你还是看一看时间吧。我说别管它你还是先睡一睡吧。她说睡不着了你还是看一看吧。我只好从枕下摸出了那块手表。当时的时间是三点十分，正是刘水的父亲拼命地挤往车门的时候。小米说我们还是起来吧。我说随便你。她便从我的怀里抬起了身子。穿衣之前，我们又好奇地在对方的身上各自可爱地小摸了几分钟。也许，那列火车开动的时候，我和小米正好走出我的小屋。我问小米，你担心她们说你吗？她知道我说的是她的两个同屋。

小米却说，我呀，比她们落后多啦。

我问她，你是说她们也时常这时候才回来吗？她说，等下我们开门的时候，你会听出来的。我说是怎么回事？她说我们那门会说话。我说是特别地响吗？她说要它不响都没有办法。我说这不好办吗？她说你有什么办法？我说办法容易。她说你是不是说对着门枢撒尿？我说不可以吗？她说那可不行，你要知道那可是我们的宿舍。我说那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她说最好是什么办法也不用，大家都一样谁还说谁呢？

那天晚上，她们的门却没有任何惊人的声响。

我轻声地说，她们肯定都回来了。她说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所以她们事先对门枢下了功夫。小米说我去看看她们的毛巾就知道了。

结果是她们的毛巾都干水地挂在那里。

我们在屋里又爱不释手地动作了起来。

临回屋的时候，小米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。她说我要是怀孕了你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十分的简单。我说那我们就马上结婚，然后把孩子生下来，然后好好地过日子。她说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我说，还有的办法就是上医院。她说真要是那样你愿意陪我去吗？我说这有什么不愿意的呢？她便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。

她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到时可不许反悔。我说我保证。

后来的小米是否因为那个疯狂的夜晚怀上了身孕，我不知道。因为来不及等我知道，我就被迫离开了她，离开了我的瓦城。

这意外的遭遇与刘水父亲的出门直接有关。

然而，对刘水的父亲而言，事件的最初却是来自他的方便面。刘水的父亲不喜欢吃火车上的那些饭菜，出门前的黄昏里，他在路边的一家小店里买了整

整十盒。这是他算好了的。

事情出在第二天的清早。

刘水的父亲把开水冲进方便面的时候，列车正飞奔在一座雄伟的大桥之上。他一边给方便面冲水，一边拿眼看桥下翻滚的白沫。他不喜欢听从方便面上那些说明小字的指示，没有等到方便面泡软，就搅拌着塞进了嘴中。那是一张十分粗犷的嘴巴，出奇地厚，也出奇地黑，仿佛他的生命曾被一场无情的病魔沉重地打击过，然后在嘴唇上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标记。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，可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学生刘水却对我说，他父亲的身体相当好，只是吃东西不对胃的时候偶尔拉拉肚子，或者一不小心被感冒折磨一两个昼夜。如此说来可能是遗传的缘故，但我没有见过刘水的爷爷。他的爷爷早就远离了人间。转眼之间，那些还没有泡软的方便面，就消失在了他的肚里。那是他的习惯吃法。那样的一种吃法，他说口感较好，又脆，又香。他向别人推荐他的这套吃法，却没人肯接受。都说那种吃法吃不饱肚子。他说吃不饱就吃两盒呀，谁说只能吃一盒呢。

那个早上，他吃的就是两盒。

他刚刚吃完第二盒，事情就来了。

他当时正在抹嘴，肚里猛然不安地翻滚了一下，接着又翻滚了一下。开始他不太在意，以为是肚里太空了，里边的肠胃在进行某种感激性的呼唤。可是时间不久，那翻滚声竟连连不断了起来，而且一阵比一阵紧急。他一想怪了，骂了一声怎么回事，然后揉了揉，还是不顶事，直至有一股无法抑制的东西直奔那最后的出处。刘水的父亲慌了。他夹紧着双腿往里收缩着身子。这是一种经验性的做法。但今天却不行了。那股秽物以流水的姿态呼啸欲出，没有任何妥协的道理。他拨开过道上的人群，擒贼一般直奔厕所冲去。好在坐的那是卧铺，否则，非在过道上出事不可。

五分钟后，他回到了卧铺前坐下。他以大惊失色的表情，把遭遇渲染了一遍，吓得同伴们纷纷拿出了自己的方便面来，一盒一盒地审查了一遍。他们刚刚吃下去的，也是相同的方便面，可肚子里都异常的平安。有人就说，你的问题是吃了两盒，有时吃多了也是要出事的。他骂了一句瞎×！

他说莫非我买的是假货，是伪劣产品？

大家说完全有这可能。但谁也看不出假在哪里，劣在何处。

好在出门的时候，刘水的父亲带了几颗常用的土霉素。

那时可能是八点左右，我问过刘水的父亲，他说没有留意。那时的我还没有起床。因为晚上过分疯狂地做爱，消耗了过多的体力，天亮时仿佛醒了一下，但一翻身，又迷迷糊糊地睡下了，等到真正醒来的时候，觉得时间好像不对，慌忙摸出手表一看，妈呀，时间已快十点了。

十点十五分有我的课，而且连续两节。

我一慌，翻身爬了起来。

那个早上我没有吃早餐。因为时间已经不多，刷牙的事我也免了。我只匆匆地洗了两下脸。就在洗脸的时候，我在镜子里看了一下脸色，看看做爱后的人脸留有什么印记。镜子里的眼圈果然把我吓了一跳，好像刚刚贴过一层青黑色的膏药。其实彻夜未眠对我来说也是常有的事，不久前还给一位朋友的父亲守了一夜的灵，那眼圈也没有留下任何那样的阴影。可见做爱也是需要节制的，否则，那样的幸福就会变成一把锐利的刀子，在悄悄地对你进行意想不到的谋杀。但学生的课是不能因此被耽误的。那两节课后来我没能上好，也不可能上好，恍恍惚惚的状态之中，我只好给学生们安排了足够的作业，让他们忙得抬不起头来。为了顶住睡眠不足带来的昏迷状态，我在过道上空着发慌的肚子慢慢地走来走去。听刘水的父亲叙述他的方便面时，我的脑子曾突然划出一片空白。我想，如果那天早上起得早一些，随便泡上一盒灌进肚里，我的情绪就不

会是那样的萎靡不振了。两节课结束，我就直奔路边的一家小吃店。走到半路的时候却突然想起了小米。我想应该先去看看她。没想我们俩的心竟然是一脉相通。下课后的小米正朝我赶来。

我们相会在了阳光下的街道上。

我们俩都同时地笑着脸，谁都看到了谁的眼圈。我说了一声你没有睡好。她笑了笑。她说你不也一样？爱情当即又把我们鼓舞得满面的笑容。

最后我们跑到菜市场去了。小米说别吃米粉了，我们买一只鸡回家自己煮吧。她说我要给你好好地补一补。我说那就买一只乌肉鸡吧。谁都知道乌肉鸡是最补的。

卖乌肉鸡的只有一个摊点。而且只有两只笼子。但两个笼里的乌肉鸡却价格不同。小米问为什么价格不同呢？摊主说，实话实说吧，这一笼灌有沙子，这一笼一点沙子也没有。他说你要省几个钱，想买便宜的，你就买灌有沙子这边的；你要是不嫌贵，你就买这边，没灌有沙子，每斤多两块钱。小米说怎么能这样呢？摊主说怎么又不能这样呢？我这可是实话实说，又没有弄虚作假。小米问我买哪种？我说买没有沙子的吧。摊主就连忙称赞了一句，说是男人都应该买没有沙子的。我朝他笑了笑。在这个到处弄虚作假的世界里，也真难得有这样实话实说的鸡贩子。我心里想，你是一个伟大而平凡的鸡贩子。但我没说。

可以想象，在我和小米吃着那只乌肉鸡的时候，刘水的父亲，正软软地躺身在那不断远去的列车上。那个中午，他省下了两盒方便面，别的东西他也不吃，他就那么躺身在颠荡的铺位上。

那只乌肉鸡，我和小米认真地吃了两餐。那确实不是平凡的鸡。连着吃了两餐还让人想到要吃。小米说哪天我们再吃一只。我说好的过两天我们再吃一只。她的脸色高兴起来就会顿时亮丽如霞，眼圈旁的阴影因此消失了不少。

吃完那只乌肉鸡，天色已经黑了下来。刘水的父亲说，他到这时才坐起了

身子。因为一直地躺着，一直没有吃进东西，肠胃里空洞洞的在让他发慌。他把那些方便面一包一包地摸出来又看了一遍，仍然看不出什么可疑的地方。可他撕开方便面的时候，却又不得不胆怯了一下，最后把两片土霉素事先丢进了张开的嘴里，细心喝了两三口开水，感觉着那两片土霉素被开水溶化成了一摊药水，在肠胃里流了一遍，这才撕开了一盒方便面，小心地泡上。他仍然是那种无须泡软的吃法，吃完后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着里边的反应。大约十分钟过去，肚子里什么动荡也没有。他的心思于是放宽了起来。随后就又响亮地吃下了第二盒。

那天夜里，刘水的父亲平安无事。我和小米也因为眼圈问题，不敢把爱做得太夜，不到十点钟，就草草了事，然后相拥相抱着睡下。

第三天的下午一点，刘水的父亲和他的同伴们走下了那列晚点的火车。别人的方便面全都带了多少吃了多少，只有他刘水的父亲整整剩了两盒。临下车时，有人曾叫他扔了吧，他笑着没扔。他知道别人是在笑他。要是他真的扔了，同伴们的嘴里将会永远地流传着他的笑话。他假装认真地审视了一下那两盒东西。他说，莫非这两盒东西还能成为毒药？

他没想到后来的事情就出在这剩下的两包东西的上边。

晚上，大家说好了一起到外边吃饭的，同伴们招呼着出去的时候，刘水的父亲还昏昏然睡在床上，他当时也是真的还没有睡够。有人就笑着说，你不起来也可以，你不是还剩两盒方便面吗？他心想也是，就说那你们去吧，我再睡一下。同伴们一转身就走了。等同伴们吃完回来，刘水的父亲还在睡着，当时的时间已经七点多了。同伴们说起来吧，吃完你的方便面我们到外边走走，看看古城的夜景。谁都知道，城市最美的便是夜景，都说每到一个城市，最好是白天先别上街，那样，晚上的城市就会美好无比地留在你的脑中。刘水的父亲

从床上懒懒地蠕起身来。洗脸前，他先把那两盒方便面泡好，洗完脸就三下两下收拾到了肚中。同伴们都坐在一旁看着他吃。出门的时候，有人问了他一句，你好像没有吃下土霉素？他说早在车上就吃光了。同伴们就趁机哄他，说是没有了土霉素弄不好你又要出事。他说不会吧？他们说有时事情就是这样出现的。不信你等着看嘛。他心里把握不住，出门不远，正好路边有家小小的药店，就上去买了一毛钱丢进了嘴中。其实，买那一毛钱的土霉素时，他曾闪烁过一下怀疑的眼光，他对药老板说，你这药会不会是假的？药老板说假的你可以不买。说着从他面前要拿回那一毛钱的土霉素。但刘水的父亲却抢在了手上。

大约只是十分钟之后，他对土霉素的怀疑果然得到了证实。肚子里的那两包方便面，又重演了三天前的那场老戏。

当时，他们已经行走在了一段城墙的上边。

那是一段古老的城墙。他们是从城墙的一个缺口爬上去的。那个缺口离旅馆不远。那城墙的缺口是某段历史的见证。政府正在花钱修复，城墙的下边到处堆满了仿制的古砖。刘水的父亲记不起是谁先说要上，大家都觉得上面可能有些好玩，就爬到上边去了。因为城墙正在修复，到处松松垮垮的，爬到上边的时候，一个个都气喘吁吁的。刘水的父亲说，那城墙上边果然美妙至极，四面八方的灯火红红绿绿地尽收眼底，激动得叫人都不知道如何赞美古人才好，都放声地大骂，说是古人真是他妈的伟大。就在这时，那两包方便面闹事了。那感觉与列车上的经历几乎一样。他因此突然地停下了身子。他大骂了一句，那土霉素还真他妈的是假的！大家问他怎么回事？他说我他妈的又不行了。随后就悄悄地放慢了一些脚步，萎蔫地跟随在后边，一边慢慢地抚摸着。但那肚里的方便面一点都不理会他的抚摸，而且越摸越来气了，慢慢地像是刮起了风来了，胃里几乎所有能够随风而动的东西，统统都作乱了起来。刘水的父亲只好蹲了下来，嘴里喊了一声谁帮看一看这上边有没有厕所？同伴们笑着说人家

古时候可没有方便面，哪里来的厕所呢。他说那你们先到前边等我，我走不了。大家知道他一定是要忙着处理了，一边笑着就往前走远了。

刘水父亲的遭遇，就这样随后降临了！

那是一道突然扫荡而来的电筒光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那样的一段烂城墙竟然还有人守夜。

拿着电筒的人从前边大声地呼喊而来。说是谁给你们上来的，你们从什么地方上来的？刚刚听到这样的叫喊，刘水的父亲就听到一阵忙乱的脚步声跑了回来了，他们一边奔跑一边叫着快快快，转眼就从他的眼前风似的过去了。刘水的父亲说，如果他的那些同伴在往回跑的时候并没有离去，而是紧紧地围在他的四周，那么，那个守城墙的人也是奈何他不得的。可是，他的同伴们首先想到的全是他们自己，都溜烟地从他的身边跑过去了。只有他刘水的父亲无法逃脱。他正忙着不知如何是好，那守城墙的人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，而且用电筒光死死地把他抓住。

守城墙的人开口就对他说你别跑，你要是跑你就自找麻烦。

刘水的父亲蹲在那里说，我身子有点不舒服。他还说我他妈的我一定是吃着了假药了。

守城墙的人也发现了他在做什么。他晃着电筒扫了扫，声音却愈加严厉了。他说这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？刘水的父亲说知道，是古城墙。守城墙的人说知道就好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刘水的父亲说我是实在的没有办法，我可能是吃着了假药了。守城墙的人说那我不管。我只问你，眼下这事，你看怎么办？刘水的父亲想极力地看清楚那守城人的脸面，看看这样说话的人，那脸都长得什么模样，可他怎么也看不清楚。刘水的父亲只好收拾起了身子，嘴里不停地说着对不起，实在是对不起。那守城墙的人却不听他的。他说，几声对不起就能

了事吗？我要你的对不起干什么？刘水的父亲说，那你说我怎么办呢？他说我是迫不得已才这样的。他真想一跑了之，但又实在怕那守城墙的人在后边置他的生命于不顾，他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一点小事而使得生命受到伤害。那守城墙的人却仍然是那一句。他说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刘水的父亲说我不知道。守城墙的人说，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就能了事吗？刘水的父亲说，那这样吧，我把它弄干净就是了，好不好。守城墙的人说好呀那你弄吧？你怎么弄？刘水的父亲觉得他说的也是一个事实。最后，只好对那守城墙的人说，要不这样吧好不好，我给你一点辛苦钱，你帮我处理一下就算了。守城墙的人说给钱就算了？那你说，给多少？

这时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半钟。刘水的父亲正在低头看表。

我问他那个时间你没有看错吧？他说不会错的。他的脑子当时相当地空白，所以眼光只好在手表上旋来旋去。而且守城墙的人一直把电筒对着他照着。那个时候，我和小米正要出门去买避孕的用品。只是后来我们没有买到。

后来，刘水的父亲被迫交了三百块钱。

刘水的父亲知道，罚款是跑不脱的，这年月出了什么事不都是罚款了事吗？除了罚款好像也没了别的什么好办法。可他没有想到，那守城墙的人一开口就是三百。刘水的父亲吓了一跳，他说干吗要那么多钱呢？守城墙的人说，全靠是我抓住了你，要不然，明天被罚款的就是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刘水的父亲说，他们会罚你多少呢？守城墙的人说最少一百。刘水的父亲说，那我就给你一百吧。守城墙的人马上说，那我还罚你干什么呢？刘水的父亲说，那你也不能罚我三百呀？算了，我给你两百吧。说着把两百块钱递给了他。守城墙的人却不干。他说，说三百就是三百，没有什么说的。刘水的父亲觉得一包东西就花了三百块钱，让人实在难以接受。他迟疑着希望守城墙的人能少就少一些。可守城墙的人坚决不肯，他说一分也不能少，你要是觉得多了你不想交或者交不起，我